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

宋 陳淳 撰

答問

闕

闕

問五殊二實無餘欠

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二非有餘

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

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問文公語録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此所謂一動一静之間也日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程所説小有不同康節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爲説不似周子説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程之説則康節所説在其中矣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猶有踈處康節却盡得事物之變於大體上有未瑩處二段欲望就周程康節不同處開教

康節本從數學入因而究竟得事物之理一一有自然歸著到那盡頭遂亦通及本原如先天圖象經世觀物及擊壤中冬至天根月窟等詩皆可見只是理義根原正面大體上未能透徹無周程等學問意識周程是正用功理義之學於陰陽太極性命原頭大根大本人事

大體上極瑩徹精熟而小小節目亦有踈漏處如易學象數却無康節先天圖畫底意思乃以抑末視之不屑爲所論聖賢傳道之統者惟周程獨當之而語君子成德之域則康節亦所不歉學者攷師友淵源固不可不灼知本末而亦不可徒爲高山之仰當各盡其景行之實然後於切已俱爲益也

問或誦康節詩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

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

默然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切詳一事無處是太極便似截斷上一節與事物相離了却有箇起頭處故文公云是箇藏頭底物此是陰陽無始動静無端底意如何

所説亦通但一事無處是太極乃冲漠無朕而是理已具之謂以太極爲藏頭底物乃渾淪無端而涵蓄之富及重重推去更無盡期則又千變萬化而本無窮極也

問物雖稟得來偏然隨他所得許多道理依舊渾淪

段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

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來說大槩得之

問無極而太極而字不是有兩義意只是就一句中有抑揚言此理雖無形狀而實能爲萬化根柢太極本無極本字是指定那本體言無極之真真字又是指其實有此理而言見得道體無形狀中都是實理不是寂滅空虛便見下語精密

更須知無極之所以爲無形狀而太極之所以謂之理者何故今粗以近言之極之爲訓窮也至也只是言此理之無窮極而實至極耳從而語其義則只是無聲無臭而爲萬化之樞紐者下句放此

問人者天地之心或云天地其體而人其心也天地非人則緣何發揮得那許多底緼道理出來或云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惟人能全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又云人者其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又何別
且平看來只是人處中間有彌縫造化之妙耳若從而細論之人之所以有是彌縫造化之妙者亦由其心即天地之心也來說二義須兼看乃足若又就人類中實究其所以然則惟是聖人然後足以當天地之心也所謂天地之德則又就其中以所得之理言此說較密陰陽之言交則又以二氣交合而成此體質鬼神之言會則又以二氣精靈妙用萃于此身爲䰟魄言

問陰陽鬼神之交會人與物同否

陰陽鬼神只是氣物亦無不有畢竟偏而塞不如人之

魂魄爲精靈耳禮記此數言葢眞聖賢之遺語非漢儒

所能自道也

答陳伯澡再問太極

問太極之所以爲理以其爲天地萬物之至極而無

以加之謂

太極所以喚做理者以其至極萬古不易而已窮天地

亘萬古所不易者惟理此所以爲萬化樞紐而天地萬物無此則不能以自存也

問無極之所以爲無形狀只是渾淪一理無限隔或是渾淪無端意推前引後合一分萬皆無窮極所以無形狀可見否

無窮極只是申明無極二字無形狀亦只是形容無極二字二意只一般惟無窮極所以無形狀惟無形狀所以無窮極須合聚散縱橫顚倒看徹前後終始精粗本

末無往不然乃益見此理之爲渾淪至極來說大槩得之但須將無極二字急連太極二字合一看方見此理之爲妙不可分開去恐成二截不相貫了

問文公解無極作無聲臭如何

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稍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是有窮極處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然學者又過索二字於玄妙不知此只是無窮極耳故今只就近而前訓

之語雖平常而意旨則甚親切明白矣

問無形狀是形容此理之本體無窮極是推究此理之妙用否

體用皆然不必判作二意指定分開說恐又成二截涉於有形狀有窮極而不圓矣

問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須把形器相比並看方影得此理本自渾淪

理不在形器之外非可離形器而求須大著下學工夫

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到合聚成一箇物處方真見得此理之爲渾淪至極亦便實能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矣

問前截蒙面誨云太極只是理自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及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此物本渾淪無往而不渾淪總萬物爲一太極固是渾淪散而爲萬物則萬物各具一太極个个又渾淪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而其實在天只一个月恁的圓自四方

八面凑合來到此中間爲極更無去處自此中間分散出去四方八面都个个停匀亦無偏剩亦無偏缺推之萬古之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萬古之後不見其終之離自其冲漠無眹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便是無極而太極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而又依舊冲漠無眹便是太極本無極其細玫此段只是發明渾淪底意總萬物爲太極一節是言自一而萬个个圓足更無虧欠也自四方八面凑到中間一節是言中

外湊合面面停匀更無剩欠也推之萬古一節是言圓物活轉不停更無頭尾也自其冲漠無眹一節是言圓底體相常自若更不隨物變化也葢此理本圓故如此縱横顛倒或開或合看來看去無往而不渾淪未審是否

說亦得之而未能意味浹洽大抵第一節言太極渾淪之理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圓具也第二節言太極渾淪之象自愽而約自約而愽一

闔一闢而太極無所不至極也第三節言太極渾淪之全體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總只是一太極也第四節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可熟玩之

答陳伯澡問西銘

問西銘專言事天事親之事

西銘非將事親事天並言乃是借事親以形容事天云耳

問知化善述其事窮神善繼其志

化者天地之用知化則如孝子之善述其事神者天地之心窮神則如孝子之善繼其志

問訂頑立心便達天德是言人能以訂頑立心則廓然大公便純是天理

訂頑是説人之立心如此天德在天言則天理流行爲人物所得者在人言則人所得於天之理也

問西銘是原道之宗祖

原道說無原頭西銘從原頭說來所以為原道之宗祖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

不止是言性體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

問西銘有箇直下底道理有箇横截底道理

如乾稱父至顛連無告是直下底道理自于時保之以下是横截底道理

答陳伯澡問詩

問詩大序六義註比中有專於比而又有兼於興興中有專於興而又有兼於比難曉

不正言其事只以彼物譬喻其意是之謂比如螽斯鶴鳴匏有苦葉之類全章皆比乃專於比者有上二句是比下繼有詞若相因者是比中兼興如南山甫田揚之水蜉蝣之類是也只托物興詞無意義相協者是之謂興如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園有桃山有樞終

南黄鳥晨風墓門澤陂之類是也有託物起意與下文意義相類者是興中兼比如菉竹菁莪鴻鴈旄丘之類是也然詩人之情本甚坦易明白和平溫厚絶無一點磽确讀詩者須從容涵泳以會其大旨不比他書須逐字究索便拘礙滯泥而不通也

問二子乘舟詩李迃仲説父之命有可從有不可從者伋既不能避害而見殺是不可從而從也壽之爭死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非義也如太子申生謂之

恭則可謂之孝則不可若伋壽以恭名之則可論其孝則不可竊謂伋可謂之恭壽恐不得謂之恭否父母有過則諫三諫不聽則號泣以感動其天性之真心諭歸於道而無陷於惡然後爲孝今二子爭相爲死蓋急趍父之非命而恐傷父之邪志違經背理甚矣此其事無足深論而其志實爲可哀故作詩者姑以著國人悲傷之情一以痛二子之殉小節而忘大義一以惡宣公之溺人欲而滅天理也

答陳伯澡問書

問書序

序乃先秦之儒孔門之後不可的知其誰何决非孔子作明矣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乃武王封康叔告戒之詞而序以為成王可見其誤

問舜典以下春秋傳引曰夏書而今云虞書乃孔子所定者何在

夫子定夏書為虞者以其皆舜時事

問古人教人必先以樂是何意
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㓜年已學樂至成德時必
成於樂今此學廢已久視樂爲賤藝見此等話自詫異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文公傳以水尅火以火尅金
以金尅木以木尅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泄其過或
相助以補其不足是如何
逐件言之在水克火則燎者沃之鍛者淬之火克金則
硬者柔之軟者剛之金克木則節者削之偏者直之木

克土則高者平之低者填之土克水則穴以滲之隄以瀦之此相制以泄其過相助以補其不足也又一套言之則以水制火乃不至焚燎而可鍛金金成器則斲木爲耒耜然後可以治土而播種焉此五行相克以生五穀也至若木乾則火熾火熾則竈土熱土熱則鼎金焦金焦則水沸然後可烹飪以食焉此又五行相生以熟五穀也

問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昬迷不恭言處己處侮慢自賢言待人處二句相對惟昬迷不恭故反道惟侮慢自賢故敗德民棄去不與保邦亦與天降之咎句意相對

問剛而塞彊而義剛彊二字不知何訓

剛者勁而不屈彊者壯而有力剛而弗實則屈於物欲矣彊而弗義則爲血氣之勇矣

問九德有與教冑子之目同其意同否

上九字以性質之美言下九字以學力言所以成是德

者前命夔教胄子有與此同其目者彼因其性質之美而輔翼以成之此則以其德之已成者言之也

問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只是作繪與繡何預

青黄赤白黒性曰采施曰色衣皆玄裳皆纁所象十二章或繪於衣或綉於裳皆雜用五采本性而施之爲五色也

問五子之歌五子仲康少康是其二也

少康乃相之后緡逃有仍而生去太康時已遠非可以

爲太康之弟也

問五章每人各作一章或云只是篇次

五章各出於五人而詞意相次從輕至重渾如一人之手見其同心一體憂國之深也

問東坡少穎東萊三失之説孰是

蘇氏三失之説雖明然篇中無失天命之意未敢信其爲必然看來林説爲長失而至於三則彰著已甚民怨必叢至矣人君弭怨之道豈在於已明而後圖之當圖

於未有纖毫形見之初則可以絶怨之根矣此三句自

然相應可詳之

乾隆御覽之寶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郁炎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

宋 陳淳 撰

劄

辭謝陳教廷傑延入學

某伏蒙公堂特有寵命延入賔賢齋者顧惟是齋本以賔禮賢者而肅後進於儀範其所係蓋不淺區區愚陋何足為輕重而乃蒙蒐録甚感甚愧但自春首已在隆

與村寺訓集童蒙既不可中輟而入學又不可姑以共命而往來乎二者之間又不可姑寄虛籍而惟月廪之請又不能靦顔隨例日提攜於庖人之側飽深獲罪深矣然嚴命又不可以虛辱竊有所欲言者敢盡愚於左右可乎蓋自教授先生下車以來最篤意於學校既誦史以訓之又考課以勸之又命宿學以鎮之又不測廵齋以察之又申月書季考以激之而文之魁者又列之職以率之而又采鄉評訪人物欲儲爲有學之光可謂

卓犖振拔有志於盡職而非尋常苟簡為學校者比也

然以愚觀之恐未得其所以作成教育之方將徒勤而

無補歟葢昔者聖王立學教民以民之秉彝有仁義禮

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與生俱生不能

以一日離故使之羣聚而講明服習之而其所以為教

之條序則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

國平天下而其教之成則自鄉人可至於聖人而閭閻

之薰其德者亦皆有士行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莫不

一由於此而其說則具於孔孟周程羣聖賢之書昭如日星不我誣也今之郡庠即古之鄉學也一郡人才風俗於此焉係亦不可謂不重也雖今之法取人以文而聖賢之學則與法未嘗相戾而法亦未嘗是禁也故有志者亦可以有行矣內以是自治而外以是治諸人矣奈何世之士類皆志卑識凡斷然判古今為兩途截上達通衢以為决不可行而甘心於時流蹊徑自限為師者之所以教為弟子者之所以學舍科文之外無為也

夫止於科文猶可矣今則左呼紅右唱么前淫歌後偶唱亂頭倮體俳言穢語爭簞競豆踰墻穿穴靡不有之遂使聖賢明倫之重地反爲市廛烏合之淵藪蕩無繩檢壞人子弟使之至於棄人倫賊天理而胥爲禽獸者常必由之滔滔皆是葢不特茲地爲然矣士之稍自愛重者耻入焉而况乎嚴於自律而密於自省者其肯輕棄規矩繩墨俛焉自相追隨於放蕩無檢之地而取玷明倫之罪於聖賢哉此樂育英才之具所以常爲饕利

亡恥者之世利而端人雅士則惟願結環堵之茅於茂林之下清泉之濵與一二同志疏食飲水詠先王之風以樂吾趣而亦無來學之念也如執事以卓犖振拔之資二年於此勤勤於舉其職者殆恐亦未免作學者以緝時文釣利禄之具而聖人教人之法則遺漏而未舉歟夫緝時文釣利禄之具彼自急之不待作也作之者賈儒也聖賢教人之法一郡民彛人極之綱紀則當一郡師儒之職者不可以不正也執事如卓然有志不狥

流俗之私情欲一變而新之則學宫郡縣中見有近日所刊孔孟周程諸書在而仙里有陳君厚之者又執事之鄰學古君子也試一訪焉彼必有以忠復矣而又蒐集此郡之學明行脩者肅然在列朋而翼之是乃率一郡均爲君子之道也則某雖僻處竊其餘潤以自補克免爲郡之愚氓則受賜亦大矣區區叙此拜謝厚意非敢爲瀆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而教之

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

其竊嘗謂負高明正大之才者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立高明正大之功者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恭惟判府寺丞以天潢源派之秀來典此邦下車以來摘姦發伏有巨猾爲民蠹積年不能去者一旦悉剔清之崇儒重道有越繩檢行訟庭累政無敢誰何者一旦悉鈐制之可謂負高明正大之才矣邇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以爲實原於學校作成之地規模之不端正奮然爲之更改期以振作而汎刷之是又能立高明正大

之功矣以高明正大之才而立高明正大之功漳之士子幸也然其所以爲規模者大有可議未可以尋常淺見議之而奉承者以尋常淺見左牽而右拘則失其旨矣葢向者晦庵先生朱侯之在此邦首務明教化崇學校以侍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巳善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爲不可更移而深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迫窄晻曖不足以容人物清講磨思一開廣而明爽之東欲移貢院於他所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齋西欲移行衙

於他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齋其齋相枕悉南面每齋中間爲廳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窓而各裝截爲四閣閣廳之後爲爐亭爐亭之左右爲小庖及浴室與圊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一如太學之制時紹熙辛亥春也擬秋月興工不謂入夏忽以喪嫡奉祠而竟不果繼以司諫鄧侯承其有改學之名不復攷其所以爲規模之實遽毀東廡諸齋及填池之左邊悉以與貢院又毀西廡諸齋及填池之右邊別

爲學於西偏以與先聖廟相並然其所以爲齋之間架則反變大而就小抑又狹於李侯之舊邦人至以俚語目之曰十八家以其局蹙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今吾君侯病鄧侯規模之不善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誠善矣然東迫於貢院之西廊不敢以侵入則在東諸齋必不能以寬廣西拘於鄧侯之故迹不欲以盡毁則在西諸齋亦不能以從容而池之塞者不復鑿則又不能以爽塏雖視鄧侯學爲差勝而終未免於五十步之視百

步較之李侯規模之舊未足以增光則亦何以集吾高明正大之功哉必欲稱此邦方面之體制則須定吾高明正大之見一遵晦庵先生規模之盛然後爲可耳若夫貢院奉天子明詔賔興之地在此邦關係尤爲重而視學校爲尤急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處之前年之厄説者皆以爲南橋之激南橋之造特出于鄉大夫林寺丞聽一庸僧之臆見不僉謀諸善陰陽者漳水本安靜而聚石以激之衝突怒號一如建瓴湍險之聲將何

以自寧南橋之造盡造於出雲舘以渾水自此而下為
鞦弓之勢不純腰帶之繞正陰陽家所忌橋造於此則
下流有鈐束不足忌而上流有關鏁風氣藏聚盤礴自
足以為雄勝然此事已失重大難整更不必深論惟是
貢院正居其衝有前年之變則恐難於不移而其中迫
窄不足以容衆則又不容於不移而此邦所謂形勝之
聚者又有久虛而未及舉則益不可以不亟移何謂此
邦形勝之最葢此邦行龍自天寶山發脉而來至欲結

聚爲州則湧起昂頭而爲登高山然後左臂分枝而下寛平廣厚而爲郡治實坐坎山視登高在乾爲貪狼魁然其形雄偉秀傑爲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鎮之浮屠無父無君之教非聖世之所宜容而所謂開元寺者又非聖朝之所創建特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襲至聖朝網漏尚爲未斷之棨固非有司所得專廢然移之他所有何不可若出一札之喻許僧家自移僧人無不樂於效命吾因度其故地廣輪若干擬容萬人之坐

爲後進日增之計創新貢院以爲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使行所學於斯世以佐國家理民物誠大公至正之舉非燕私亭榭之比亦豈法之所制其中經畫旣定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礙者爲崇墉以障之左視光孝淨衆及郡治諸山爲龍臂右視湖内諸山爲虎臂天融地結氣象環合前朝之水實在南橋之内則南橋關鑰尤爲有力乃復轉凶而爲吉所謂地靈人傑亦將理勢之不容已者自非卓然有高明正大之見亦何以照

識之而定吾髙明正大之見確然不爲浮論揺奪以立
漳民萬古之遺愛者非吾君侯其誰比數詒掛坐圖於
此所邦人私竊相慶以爲天啓之兆矣則待其人而舉
之者端有在於今日歟或者曰改學校移貢院大役也
寧無擾民費財之病乎愚以爲善於區處則不擾民不
費財而自集區處之不得其策則雖擾民費財而無成
大抵官司創造始必發公帑以市屋材而責胥吏以行
文引四散鄉村與民户交易於是乎假託行姦而擾民

者百出焉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甎甓釘若干頭灰若干斛朱漆若干斤引之所載者百不知賣弄其幾百而後百者始至官引之所具者千不知賣弄其幾千而後千者始至官及其既至官直一緡者只估五百直十緡者只估五千較之民間私價已虧其半至請其半價之直則又有董脩造職事之覔總脩造都匠之覔交領貨物吏之覔估物價牙儈之覔與夫稟支發吏之覔出庫吏之覔經由諸門吏之覔實錢歸家能復幾何

名曰依公估價而實橫取名曰見錢和買而實白奪況又易堅以瑕代美以惡胥輩於中種種情弊故其所萃集之物則徒爾駁雜備數而不復能以精良至於工匠所謂工師者止用一人而小小諸匠亦各有定數乃闔境賣弄無寧居卒之趍供工而赴執役者特其羸鈍無錢計囑者耳官或時支雇錢復爲監吏所得不過索手而歸故其所制造之功則徒爾草率應命而不復能以固緻是則公家雖不欲擾民而民實不能逃其擾雖不

吝於費財而絶不得其財之力朝植而暮欲穫春落成而秋告圯焉所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善於區處者如之何舉漳州之産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於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歲穀以千斛計者絶少其次數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見類皆三五十斛無擔石之家終歲營營爲仰事俯育之計且不能以自給則爲漳之民户者甚貧在官司絶不可更有絲毫之擾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歲入以數萬斛其次亦餘萬斛或

數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雖窮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視民户極爲富衍以滅倫敗教不耕不蠶塊然一無用之僧獨無故竊據而奄有之閉居以安享之所與坐食之衆上寺不過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數十人其下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則歲費類皆不能十之一所謂九分者直不過恣爲主僧花酒不肖之資是果何為也哉故令公家凡有創造無求諸他惟盡箕彼僧門産業之高下而畫吾屋宇界分之大小之財付

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財為之開端而後取辦責成焉耳絶無出一引絶無差一吏凡竹木瓴瓦之類任其以市價私自貿易而吾不之問焉則其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輩聽其以鄉例私自傭雇而吾不之繩焉則其所就者皆固緻假使有陪貼不貲之費實皆吾公家之財也移吾公家之財為吾公家之用彼特為吾幹之耳非尅彼父母錢本也非括彼房匳中物也吾不可復為之恤也但時施其犒勞之惠耳若是則吾民不知擾

吾財不甚費而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爲往者判院趙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責辦於諸僧而民絕無所擾即今之廳事是也司諫鄧侯之架州學亦大役也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學成即前所謂西偏是也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橋成即今柳營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諸名公蓋有高識明見燭破風土民俗輕重弛張之所宜而隨宜區處所以爲至當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爲

如何其素不預學校教養又已該恩免不預貢院之選皆非有所覬望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惟以鄉邦此事久爲闕典自創州以來至于今五百餘年未遇一賢剌史覺其然而整頓之今幸遇君侯負高明正大之才秉高明正大之見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茍於此不爲州閭出而一陳之則進爲有隱於邦君之賢而失事機之會退爲得罪於鄉人子弟而抱無補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勝僭越皇汗之至

上趙寺丞論淫祀

某竊以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之俗爲尤甚自城邑至村墟淫鬼之名號者至不一而所以爲廟宇者亦何啻數百所逐廟各有迎神之禮隨月送爲迎神之會自入春首便措置排辦迎神財物事例或裝土偶名曰舍人羣呵隊從撞入人家迫脅題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或裝土偶名曰急脚立於通衢攔街覓錢擔夫販婦拖拽攘奪真如白晝行刼無一空過者或印百

錢小榜隨門抑取嚴於官租單丁寡婦無能逃者陰陽人鬼不同途鬼有何說欲人之必迎人有何見知鬼之必欲迎凡此皆游手無賴好生事之徒假托此以括掠錢物憑藉使用内利其烹羔擊豕之樂而外唱以禳灾祈福之名始必浼鄉秩之尊者爲簽都勸緣之銜以率之既又挾羣宗室爲之羽翼謂之勸首而豪胥猾吏又相與爲之爪牙謂之會幹愚民無知迷惑陷溺畏禍懼譴皆黽勉傾囊舍施或解質舉貸以從之今月甲廟未

償後月乙廟又至又後月丙廟丁廟復張𩓐接踵於其後廢塞向墐户之用以爲裝嚴祠宇之需輟仰事俯育之恩以爲養哺土偶之給至罄其室枵其廬凍餒其父母藍縷其妻孥有所不恤錢既裒集富衍遂恣爲無忌憚既塑其正鬼之夫婦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聖考聖妣又塑鬼之子孫曰皇子皇孫一廟之迎動以十數像舁於街中且黄其傘龍其輦黼其座又裝御直班以導於前僭擬踰越恬不爲怪四境聞風鼔動

復爲優戲隊相勝以應之人各全身新製羅帛金翠務以悦神或陰策其馬而縱之謂之神走馬或陰驅其簥而奔之謂之神走簥以誣罔百姓男女聚觀淫奔酣鬬夫不暇及耕婦不暇及織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及孝弟不暇及恭而一惟淫鬼之敬廢人事之常職崇鬼道之妖儀一歲之中若是者凡幾廟民之被擾者凡幾畨不惟在城皆然而諸鄉下邑亦莫非同此一習前後有司不能明禁復張帷幕以觀之謂之與民同樂且賞

錢賜酒是又推波助瀾鼓巫風而張旺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此邦之所崇奉者大抵皆非此族其無封號者固無根原來歴而有封號者亦不過出於附會而貨取何者而非淫祀惟威惠一廟爲死事捍患於此邦國朝之所封錫應禮合制號曰忠臣義士

之祠邦人之所仰然旣載在公家祀典則春秋薦享常儀益有司之事必肅其壇宇嚴其扃鐍歲時禁人閑雜來往止於朔望啓鑰與民庶瞻禮乃爲得事神嚴恭之道上不失乎敬鬼神而遠之之智下不陷於非其鬼而祭之之謟陰陽人鬼不相亂庶幾稱情而合宜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浪祀者也今帳御僭越旣不度廟貌叢雜又不肅而又恣羣小爲此等妖妄媟瀆之舉是雖號曰正祠亦不免均於淫祀而已耳非所祭而祭之曰淫

祀淫祀無福神其聰明正直必不冒而享之况其他所謂聖妃者莆鬼也於此邦乎何關所謂廣利者廣祠也於此邦乎何與假使有或憑依言語亦妖由人興不足崇信人惟素行質諸鬼神而無愧則雖不牲不牢而神福之何事此妖邪之爲乎至於朝嶽一會又將次第而起復鄙俚可笑嶽泰山魯鎮也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也何謂國朝以帝封之帝以氣之主宰者而言非有人之謂也巋然其峙者山之形也而人其貌也

何爲立后殿於其後者又不知爲何山也自開闢已有是嶽而以三月二十七日爲嶽生之辰者又爲何據閭境男女混雜徹晝夜而朝禮之以會于嶽廟入門則羣慟謂爲亡者祈哀以爲陰府縲紲之脫慶侍者亦預爲他日之祈謂之朝生嶽州有州嶽而近城之民朝會焉邑有邑嶽而環邑之民朝會焉自以爲報親而不知其爲辱親自以爲修善而不知其陷於惡與前迎鬼者同一律皆蠹壞風俗溷亂教化之尤者也端人正士德政

之下恐非所宜容國家法令迎鬼有禁前政方宗丞嘗列其條於譙門故榜在案可考也某愚區區欲望台慈特喚法司開具迎鬼諸條令明立榜文并朝獄俚俗嚴行禁止仍領布諸鄉下邑而齊一之於以解人心之宿惑而有風移俗易之美省民財之妄費而有家給人足之道實爲此邦厚幸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四

宋 陳淳 撰

劄

上趙寺丞論秤提會

某伏覩朝廷注意會子頒行天下諸州大率秤提不起獨南漳一邦得寺丞公嚴無私民間流通行使一如元錢之數上下固已相安為天下之最矣近日上司又差

興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寺丞爲之遣兵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質庫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測行輿以摘之兩日之内會價騰湧不惟行使如元錢之數而兊便增加與見錢等頃使錢輕而會重又可謂得秤提之機要矣昨以兵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實又爲之分九則俾巷長平議投櫃於皷門以憑撞點是又覺前日賣弄之弊而爲今日均平之政矣然於其間猶有一二未盡通處不得不采物議以冒聞焉葢南渾

僻在一隅無番舶來往民無大經商所謂富室上户者亦無甚區力中産之家則僅足以自遣謂之下户者大率皆貧窘者而已耳前日兵馬司過於責弄不實多以下户爲上户邦民畏謹不能分觧其在物力稍羸者猶可傾囊以供命守常處約者類多觧質以從之貧者倉卒無可計畫則多有鬻田出屋以爲備者今覺其爲害而分九則以均之俾巷長别開具其户等誠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長所自分將以何

據而分之以產論則有有財而不置產者以財論則有有產而無浮財者以門面論則有賃屋而居者有高梁大廈而內實空虛者戶等既不明則其中所以區別會子者將不能以各得其分令若上戶果有物力則上之三則或二百或百七十或百五十皆足以供之而日間行用之際猶别有截長補短未為甚病惟是中下戶最難於取給中戶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錢不可備平時僅僅守常安有剩錢七十七千居於一百之

會而不動乎次者減而八十亦須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減而七千亦須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則外此爲日間行用又將以何錢何會而給之其在下户三則皆是貧者平時家無一緡之儲至有用財方擘畫計置則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備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辦之假使户户各擘畫如數則又各保護愛惜牢緘固守爲鎮

家之具不敢以移用是又使民得藏會子而已耳安有日前流通之實況所謂僧户產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數甲院或産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歲入巨萬斛正其多用會子之所而安坐旁視又何以均之所謂品官户及吏户軍户亦非用會子之家乎而皆不預其數又何以通之下至鄉村根括農功正時騷然撓動竟廢種蒔奔波營備其力不贍者曰吾有死而已而昨收元引皆懽欣鼓舞詠更生之賜惟城下貧户日夜懍懍懼官

司撞點不能以逃罪愚區區竊以爲會子之政惟貴於公私上下無處之不流通非貴於偏責民户之多爲私藏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自産錢七千而上巨商賈户自鋪前積貨七百緡以上質庫户若不在産户之家者以簿歷有典百緡以上僧户以産錢二十千而上並使收塌若干數以備官司不時之點兇而其他諸户皆不必立定數責之收塌聽其或出或入惟申嚴其日間行用中半之制無拘於官户吏户軍户及一切小小

戶並五家爲一甲遞相糾察其不用會者告者重賞犯者痛懲則人人無不用會而會子無不流通矣凡會子之所以不行者非與者之不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糾察則凡有用財與者不容於不與而受者亦不容於不受矣又奏請小會以濟之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又措置前後之所實與平民相通無徒爲人吏官族戶之所專有而官司又無先自萌其壅塞之意如輸納既用會而異稅色及襄足頭等不肯用會之類又無

先開其减折之門如交易既如元數而又减下七百三十以恤兑便家之類果若是則會子自然流通可求久無滞葢又不待如前之約束矣區區干冒台嚴伏乞裁察

上莊大卿論鬻鹽

某伏覩判府大卿先生視事以來愛民如子痒痾疾痛皆切於身有病民者爲之輙弛實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會然合境赤子有久年纒飢刻骨之錮疾日夜甚切

望醫救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時敢爲斯民一冒言之夫鬻鹽一橫賦在漳民實爲錮疾民罹斯苦餘七十年矣葢自紹興庚申虔寇陸梁於西隅陳敏一軍屯于郡林倅安宅爲權宜之計創以食鹽暫鬻民間以佐軍須民以一時桴鼓之警義在掃除猶未言病後來寇靖屯移於泉而鹽鬻如故斯民嗸嗸始告病矣紹興丙子陸侯涣特疏請罷於朝閏十月丙辰蒙聖旨依奏施行柰何陸侯去而姦吏爲之復起紹興庚辰鄉人主簿林公

宗臣又以書謁臺諫論其病時汪叅政澈爲侍御爲之敷奏四月八日再蒙聖旨特降本州駐罷奈何至乾道辛卯髙侯禹以少年武弁不爲民逺慮復於城中鬻之然利門一啓歳入甚美人非夷齊見汼動心官府來繼者人人類欲囊槖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類欲室家之肥於是張皇滋蔓流毒四出遂爲漳民之痼疾纒肌刻骨不可以復解矣始者十八鋪後旋廣而數倍之徧及郷村外邑鋪有監胥一人走卒十數輩擅將人户編排

爲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數或父子一門而並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雖深山窮谷無有遺漏雖单丁孀户無獲逃免每季客户勒買九斤斤十七文該錢一百五十三足通一歲計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爲十二斤該錢二百单四足通一歲計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爲十五斤該錢二百五十五足通一歲計一貫二十足成數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脫至其俵鹽則非復有元斤數之給但一升半合姑以

爲名云耳而鹽又非復官倉故物雜以灰泥黦汙不可
食人户多有寧空輸錢而不願受鹽者其或與校斤秤
詰美惡則以不肯買鹽率衆甲而罪禍立至繼者懔然
更無誰何強弱賢愚一噤聽命間有偶他出户閉者則
撮少鹽於屋簷之瓦溝或門限上或户外有敗瓦器傾
之而去其姓名已掛私籍及季將終踵門索錢急於星
火徃徃鬻妻質子賣牛觧屋以償者亦有聚落僻處絶
無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錢如數取足稍有稽遲

則呵詈箠楚縶縛拘囚亦有被杖毆斃者或欠零金數十餘其農器即徑攜去更不問所直若干農民遇有錢欲以就贖則季終替去無可從得矣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後胥後胥之來復以是籍按於前鹽既不實給則自官倉所請而來者俵散極少而堆剩極多故百戶之聚只半籮可匝千戶之鄉只五籮可均其餘堆剩則主胥又徑作一綱私賣與籮平水頭二鋪之吏或寄轉貨於商旅每籮本價例一千七百而客販騰

踴則又不啻此總之又動以百計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艱與上郡不同主户上等歲粟斛千者萬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僅收斗斛不足自給與無產業同年間二正税所輸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謂二產鹽不過數斤復不能了況四季又重疊以鬻鹽錢所謂八百一十及一貫二十足者夫豈易供哉其餘客户則全無立錐惟藉傭雇朝夕奔波不能營三餐之飽有鎮日只一飯或達暮不粒食

者歲輸身丁一百五十猶不能辦則四季所謂鹽錢六百一十二足者將於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處在飢無糧而何闕於鹽假使官司實有按月如數給之彼亦何用此鹽爲當盱不足以代糧當食不足以代肉故諺者𩔖曰官與鹽一合恐我飯無夾不知我無飯飢來不可呷官與鹽一甌恐我肉食淡不知我無肉瘦來不可啖况胥輩於中又有需糧索酒之擾攘雞盜犬之殃是以愁嘆之聲窮年竟日喧溢田里常以所親自松州一鋪

實計之松州一鋪每季定額官倉支鹽一萬二千斤爲一百二十籮數錢二百單四貫足而鋪籍所管戶眼有四千餘無不盡數徧數今且就四千載數言之以二千五百戶爲客戶自一戶九斤該錢一百五十三足而積之計三百八十二貫足又以二千戶爲主戶之加三斤者自一戶該錢二百單四足而積之計二百單四貫又以五百戶爲主戶之加六斤者自一戶該錢二百五十五足而積之計一百二十七貫五百足合計七百一十

三貫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單四貫足納官司元額其餘五百單九貫五百足則入之胥家無以鋪内如前所謂堆剩而私貸者百二十籮中可有百籮爲錢不啻一百七十貫足通計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貫足則鹽錢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綃胥家得四分之三有嬴又有納賂得兼董兩季者合兩季爲得一千三百六十貫足彼胥無故安坐不久而驟得此横富之財買田置屋頓爲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鋪以推其餘皆可類見環千

里之郡爲幾萬户歲之所敷爲幾萬緡大抵到官五萬緡則入胥家者十五萬緡到官十萬緡則入胥家者三十萬緡正如刼盜分賍坐家指縱者聽一分而親操戈者三分以優之官府何故貪戀一分甘冒刼民之盗而不耻乃反爲胥家大作暴歛縱與之三分而不啻乎紹興辛亥朱侯待制察其然亟罷去沿海之鋪十有一正欲區處盡罷迫於奉祠而去至嘉泰癸亥甲子間俞侯監簿又深爲討論灼見底裏實無與乎歲計於是一舉

闔郡諸鋪而盡除之載在廳壁記可攷也時惟特存龍平水頭二鋪以此二鋪者乃賣鄰郡商旅之鹽與吾郡内之民無相干所謂諸弊亦無容作凡其來販皆汀贛之民動以千百爲羣茍措置有方俾鹽皆精白上品長厚堆鋪前斤兩不虧而貿易無阻則所貨易流通而所入易豐衍每鋪元額一年一萬六千緡合二鋪爲三萬二千緡其公家雜用綽然矣自俞侯盡罷諸鋪後應經費之外如燕饗營繕犒軍招卒皆無闗用而又代納民

丁一萬七千緡至秩滿郡帑亦無損前政交承之數則
豐之利害自昭然可見其或以歲計爲辭而聽之存留
者用實不及竟將何歸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實
惠二年之內帖息安寢吏不登門真若痼疾脫去體而
復康寧再生爲太平人奈未幾而開禧丙寅毛侯監丞
爲其子運屬所迫舊病依然再發復纒肌刻骨以至于
今漳民於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瀕海四州上三州皆
弛禁不鬻漳獨非王土王民乎而獨罹荼毒至根深枝

蔓如此之甚貪夫汙吏頑然瞪目固不足與語仁人君子見之惻然動心豈能一日以安而亦豈能以一日留令大卿廉素之節仁慈之德蓋與朱侯待制俞侯監簿共骨骼而同肝膽真醫國治人手也必能仰體紹興兩罷之聖旨而深斥髙毛再發之姦謀一洗漳民百年之痼疾而永貽漳民萬古之遺愛䖏生於此時苟不爲斯民出而一言以賛其决則進爲有隱於君子而退爲抱愧于鄉人矣所以冒昧而前並録汪侍御劄子别紙以

叅照本末而不自知其瀆也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四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

宋 陳淳 撰

劄

上胡寺丞論重紐侵河錢

某伏覩使判近以侵河官錢失陷委官打量欲别行均敷此誠公平之大政某因採訪來歴的見其失陷之由敢不冒聞竊以州縣二河民居千百家前靠官路實地

元納樓店務前後抵官河虛地元納河岭錢後來官中改名為侵河錢各有定籍上下相承已經數百年之樓店務錢古例委甲頭催納取足今雖不用甲頭而都監人吏按月隨門批歷領去無容有欠者所謂侵河錢古例以千字文為號每號以一名為甲頭隨月催足後因官司不取辦於甲頭而聽人户自納於是人户不齊有納有不納其間或甲賣與乙乙賣與丙遷徙不定官籍虛存甲姓名而乙丙遂成漏落者或户絶歸官後人請

買而公據不聲載者或宗室官户及前名胥家並無敢登門催納者或鄉居人買負郭屋日常户閉而人吏無敢催納者或債人之屋以屋主居遠為辭而無復為納者或交關明載契面而恃頑不納者或交關故不入契面而謂祖無此額者凡此等類無甲頭為之糾察年深月久遂至失陷令別行均敷此等固無脫漏然一例並行而無所分別則恐常輸二項錢元無虧官之家重併被擾回視聖旨數番減降不聞加增似幾違戾且其步

敵一聽於兵馬司庄宅牙輕重之手有計囑則縮多為寡無計囑則喝少為多居民驚憂不遑安處前守何寺丞侑于淳熙甲午間亦嘗打量重紐已給歷付人户矣而民間惶惶本路漕使風聞即下本州住罷於文移未到之前何寺丞亦自覺其為不便官司自是不為何必洶洶聚議日夜不已已將手分謝舉斷罷仰人户仍依舊籍送納既而漕司文移復繼至民間頓釋愁戚為懽欣變怨謗為歌頌今若欲屈已便民則莫若帖兵官住

量紐之議又照祖籍委甲頭催足有不納者仰甲頭甲
官施行則亦可以無漏落若欲公私兩便則莫若逐處
各委巷長副同廂司隨家看驗納錢庫狀歷頭如月間
有納二項錢庫狀歷頭即是常輸之家依然仍舊如無
庫狀歷頭可照者即是脫漏失陷之家巷長副具姓名
結罪狀付廂司申方特與闕

與李推論海盜利害

某寓客不當出位而言但耳目所接海盜利害關係甚重其事幾有不容失敢與同志者一言之夫賊之南徙非畏我而適也以賢太守之精明賢幕府之忠勤相與謀謨規畫為甚切出軍遣將厚餉醲賞無一毫少吝而賊未能即就擒者失之倉卒而無素具故也賊跳梁於巨浸中而大軍之屯岸上者過多布水道者殊少賊徒

示我以驕狂不可犯之勢而我軍冒不相及且無虎飛鷹搏之術而又狃於安平日久無誓不與賊俱生之意岸上之兵徒束手而空視水道之師又幸風而逗留民船單寡器械不精日夜望官軍而不得會合董戎者雖親履行陳相度要害甚爲懇切而下無驍銳將校誰與統率勇進而先登民船與官船不相應將心與士心不相一賞格雖明而罰紀不張請行者雖奮發而至止者兢餒縮賊氣不挫勢不衂雖曰南徙必易我而復來而

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既往者不可咎及今以後不可不亟爲之備以俟其來今爲州司計者一宜急揀悍銳之卒及選募重役軍兵與海道作過之人約五百餘額爲水軍又擇驍勇出羣之才分布諸船以將之督習水戰於南門外新橋之側日有課旬有按月有閱而郡將時或不測臨觀以激厲之使其身慣出入於風濤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馳逐於檣艣之旁如騁康莊而不躓然後手施擊刺斬斫之技隨吾意之所之而無不

捷若是者不出兩月必爲精水軍矣二宜按境內瀕海諸灣澳船户之籍凡有船總若干分爲若干隊各隨諸灣澳推其才力過人者郡補爲首領以統率之使督所統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習水戰彼生長於水禦寇之技本其素習今再從而激厲振作之則氣爲之益銳而技爲之益精至於教習已成則民船與官軍又期一日大會于近江而郡將復親按閱焉若是則公私皆有水戰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三宜立軍政夫驅

人於萬死一生之地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必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戮然後人敢於勇而不顧雖聖賢行軍用師亦不能以廢此近世軍政不立賞罰莽鹵俱廢者固不足道間有賢人君子存忠厚不嗜殺之心專用醲賞以厲將士而於重刑有所不忍且身後堆金積帛豈足以奪人舍生之心而區區敲朴之威又豈足以絶人畏死之路矧鋒刃既交前有決死之敵後無必死之刑誰不思退而寧肯冒進昔諸葛武侯街亭之役至流

涕以斬馬謖此公豈嗜殺者觀其言曰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亦以大義所當斷不容行姑息之仁而忍於一人乃所以爲千萬生靈之地也大抵用命倶奮則有可生之理顧命不前則有俱斃之勢此決然無可疑者今賊未殲正立法之始賢太守親筆奠文收錄死事之孤於賞固不吝矣然似聞當時失利同事中有先奔不爲援者若果然而廢其不用命之誅則異日討賊將士卒伍決不以區區之賞而冒赴必死之地吾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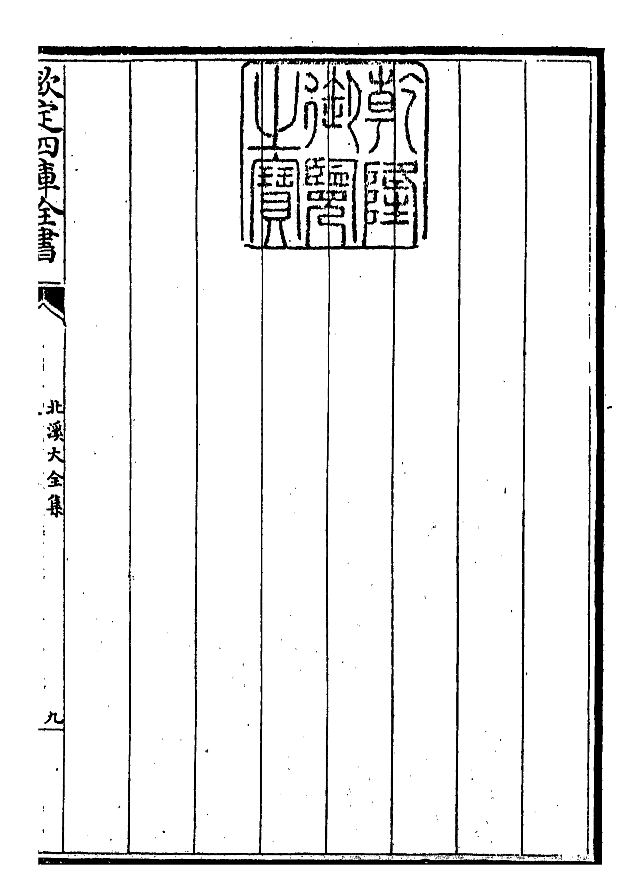
波濤洶湧之間彼此顧望不前其失豈特無功而已哉區區竊以爲三者誠此邦目下之急務果能揀練民兵以精水戰之技又能大明誅賞以作其用命之心技既精人皆致死雖用之大敵何往不克而況蕞爾海寇乎外此更當講明裕財之策以副之葢事役重大非財力充贏則運用斡旋不能以如志或曰賢太守一毫不妄取於民其如郡計之不充何曰事有經有權平居無事不妄取於民者經也倉卒有警隨宜而取之者權也今

海道不寧米船百貨為之不通而郡民生生之具蹙此一邦通患正用權之時民力竭矣常賦之外决不可以妄取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國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業與房奩中物也移國家財為國家用以安國家之民非郡守私計也於僧乎何傷葢空門設教本事清虛寂滅以獨潔其身於斯世已為無用今其曹無復有脩祖師來意大率只是飽食煖衣於幽閒無事之境專一巧運機籌鼓唱邪說以攫良民財帛為姦養之

資且低眉拱手先意趨和以勾致時官權貴之欲而藉其聲勢凌壓愚騃肆行邪慝無所不至此與盜賊無異未可例以齊民視之矧今亦無名色過取只約住持五年者納貼頭錢與換貼不願納者聽別納錢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隨坐高下比附而行之此舉人自樂輸何過取之有及童行輩諸寺動以百為羣暨諸鄉齋堂道流日集民禮塔而取其金動以千百計小民沾體塗足為仰事俯育之資終歲所獲能幾何而即日累月取之為

之一空良可哀憫今將此曹悉籍之丁帳未爲過也至如樂山一所非有寺額而僧道設計裒斂民財尤爲精緻每一歲間招誘農商工賈逓分節次各以時會名曰燒香就稠衆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請爲勸首抄題錢物每疏以數百緡經年積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輩行屢經官司爭主首之權此亦可以按籍舉而歸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題民財見以巨萬計此誘陷良民子女之淵藪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

造今按其疏目移爲公家討賊之助正所以順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至是而又不足則勸諭沿海豪户助軍彼亦切身利害自其所顧又不足然後次第及城中巨賈貴族之借助亦義不容辭者凡此等類皆所謂時措之宜而不失爲權中之經未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舉事惟其理之當而已隱忍回互最害智因循苟且最害義拳拳之愚恐可以少助幕中參謨之萬一惟剛明正大者試一擇焉實邦人千萬之幸也


乾隆御覽之寶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六至五十　外集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郁　炎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六

宋 陳淳 撰

劄

上傅寺丞論學糧

某伏以判府寺丞下車首先篤意學校風化本原以教與養不可偏廢譙譙訪及利病因竊博采内外僉言參質耆老公論皆以本州學糧古來號爲天下豐羨大觀

政和間教養五百額後減殺至二百員淳熙甲辰乙巳間田教全年破供無旬休節暇及堂試日並皆造食常綽然有餘及有學糧官後一年二補每補僅破一百日食況又累政撥田入學乃常告匱至有今日之極其故何邪大抵始者非天雨鬼輸而來今又非氷融雪消而去皆係乎其人若非監官之耗蠹則庫子之盜竊非催科吏之蔽欺則輸納户之欠折今惟先攷究府庫失陷之弊以清學糧所聚之地則日下便可以蘇醒有濟繼

又兼整理田畝失陷之弊以豐學糧所出之原則日後益可以久遠無壞謹畫一開具于後少裨采訪之末幸賜台覽

一學糧庫不在學之弊

本學倉庫元皆在學見有舊所存在因癸酉詔通貢院引試黄推官桂遂搬出錢糧權寄軍資庫試後因循不復搬回然在軍資庫與學隔越易生情弊湯推官政内嘗爾士子有請搬回在學未及一年復爲胥輩轉移而

之軍資庫今莫若仍舊在學此乃十目之地庶幾諸弊不生

一庫子兼管他庫之弊

學糧今在軍資庫內與歲計共一庫與增鹽庫相接聯見是吳深一名充三庫子軍人或借請歲計錢吳深常將學糧錢代支及或用鹽錢又將學糧錢借撥擅於移易如此所以致滲漏消折今若移學糧庫在學則免與諸庫混雜只差吏人一名專掌而無兼他庫事則可杜

移易借撥之弊矣

一催科不嚴之弊

村民佃租爲數不多其欠亦少惟在城抱佃之人自五緡十緡至三四十緡者或以假儒或以勢族或正官户或宗室偽名多方計囑司吏如今年秋收已畢却遷延不輸至明年新租之起尚納未盡新租既起催則舊欠不復督更拖一二年便望赦恩蠲放矣此學糧所由欠折今革其弊所爲催科之限須如州司納子㪷錢責之

正額典貼一年拘催一年以取足爲了當不許過期拖欠有賞有罰如此則承行者無不效力而欠户難隱蔽矣

一學糧典貼盜用之弊

本學催租只差齋僕蓋懲吏卒下鄉之擾也用之既久弊所由生村民居遠或以租錢付齋僕齋僕不爲輸納典司吏通同使用遂免點檢違限書吏亦往往兜攬在脚盜用監官稍緩比校期會則積欠愈多設若監官令

典貼刻出欠户彼既嘗用過佃户之錢却將欠户姓名隱匿遠鄉村民但知有齋僕司吏手寫領榜爲憑而刻欠又不及之其在城抱佃之人每月以錢賂司吏名曰帳脚覆護不催或以一半租錢私付司吏遂不復責之全納此皆監官無比校而程限不嚴之故今革其弊須逐年全録佃户姓名作三冊子其一監官所其一學官所其一在學常嚴程限比校如有懶催不登數者監官或不糾則學官當徑申州如此則催科一一分明可無

漏落倖免者矣

一納米之弊

本學輸納被佃户作弊米變爲糓糓變爲錢大斗變爲小斗百足變爲百省其來已久向者白米之納倉廒盈溢陳陳相因近來不過年納二百餘石僅可以周一補造飯繼後一補則官庫支錢就米鋪糴錢既不時給鋪户皆臨時供惡濕之米葢由納米之日斞子與典貼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費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計囑減落米

數衹作錢納如遊洋一庄租來納白米米又精良去年湯推官臨替却計會納錢是致學糧米數又須減少外有合納本色之户多遷延不納至來春却圖折價折價既行又不鋪錢此皆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計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學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今革其弊須覈實一年合用若干米取元納米精良處籍定其數俾永輸本色仍減輕裹足立爲定制而嚴禁胥徒之横取然後人户樂輸而年間可以足用矣

一庫子受納之弊

舊學中受納監官給一到庫印與職事收每日有人户納錢到庫庫子交收訖即批上都歴職事遂將庫狀就都歴上合同打到庫印付人户去及人户取鈔時將庫狀比都歴上合同方給鈔與之此更無可容弊處後來庫子爲見其中無所取乃轉移監官毁職事印只給一印與庫子自打庫狀從此遂無稽考如有一日或十户鈔到皆是自印庫狀付佃户去其實只將五户納入附

都歴而餘五户别作小草簿私記姓名為盜用計官司無從而知但云鼔門下抄附納錢有總歴皆本人自抄附已有登帶然鼓門抄附所納佃户姓名錢數不曾申學糧官學糧官亦不曾就門頭取會一日有若干人錢數是致庫子公然盜用一半不入都歴誰敢詰其端由此觀之庫子私記小簿最是作弊要處藏之甚秘如去年春庫子楊茂冬則陳起一年首尾盜用數百緡或下獄或逃竄皆以私領佃户錢不入歴之故亦獄司不測

打開私櫃攫取私記小簿鞫之乃獲知其狀情然其錢竟無復追補今若移庫在學并依舊差職事於受納時親就都歴打到庫印則此等盜用諸弊無容作矣

一庫口椿錢之弊

納錢櫂椿庫口至晚監官須入庫收藏或請職事監收令多閱日不曾搬入收藏吏人盗涎無不潛移盜用則是官司以錢付盗手而非盗者之盗用官錢也

一驅磨且從近年

主學糧前後亦多美惡不常如甲子年間在黃判官景淵手多有計校減下租數然未到無支梧處至癸酉甲戌間在敎教政內俸錢猶依舊例定於本月初六日支食錢定於旬日給歲暮又預出來春兩月錢與人爲歲節之用亦未聞以匱告及丙子後入湯推官政便支遣不行或春季錢至秋而後支或秋季錢次年而後給緣是湯推官不了胥輩多作姦弊不曾知覺且時受其蕉布吉布厚貢每以十疋爲束因遂鉗口無復檢㸃矣豈

知蕉布吉布等物即是學糧錢換名邪至任滿之末有人户錢被吏人領去在已以百貫爲率而不到庫者有欠在人户分上只厚賂吏人庇盖而不復納者葉檢院見學糧大欠闕不與批書責其填補未幾而權要之書至復與批書去新官交印乃曰前事吾不理於是諸作弊老姦巨猾網漏矣今幸遇天開日明若未能從遠年驅磨且近從湯推政内丙子年以來委清明官驅磨其出納之數年間所納若干所出若干一一嚴核其實則

諸般滲漏侵盜情弊皆瞭然不能逃矣

一主學糧時擇清明官不可拘在一司

學糧專在一司掌管則官無常人有公清者有不公清者有明曉者有不明曉者幸而遇公清明曉者則才有樂育之喜士無不飽之嗟不幸所遇非人則其中姦弊紛拏膠轕惟隨時選擇曹職中清明者主之至或滿去則又聽學中公論推薦曹職中清明者代之而不拘定在一司此窮則變變則通之常道果如是則管學糧常

得人而士子常沾國家教養實惠矣

一教官與錢糧官通知出入之數

學糧收支出入固當責之監官而稽攷參驗權當在學官若學糧官主錢糧而教官只知教導各不相通財則已匱而教官增額太濫錢當給而學糧官反以窘乏爲辭前此教官亦嘗檢點學糧同簽押似乎通融而權實不在教官及湯推官稟白州郡復不令教官與檢點而錢糧官始專其權以自恣矣

一學糧典貼及庫子須擇人充

舊來典貼及庫子皆都副吏保明選差正額手分貼司謹畏有家地底保人充後來所差不擇多用會子數百求之緣其中可以作弊大有所獲之故老姦巨猾一入其中肆行盜用無所顧忌寒士吏莫敢誰何必欲選差宜從舊例

一虛蠹學糧之弊

舊未有錢糧官差龍溪縣尉受納有茶湯錢舊置武生

員以兵官爲教導有教導錢今尉司無與受納而供茶湯錢者如故武生員廢已久而供兵官教導錢者猶昔果何爲乎

右關府庫失陷條件大槩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知更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先且從湯推官内三年來驅磨其出内之數復移庫置學中擇謹畏人吏專掌然後即諸宿弊一併洗清之則府庫之失陷者可以立振矣

一學田圖籍有青冊子可按爲準
本學田元租有大觀年間圖籍傳之既久頗有遺亡不
具在淳熙戊申間黄推官渥主學糧注意覈實爲久遠
計申州重造圖籍每莊保田各差職事一員副以官牙
一名書吏一名畫匠一名前去地頭打量步畝圖畫田
段紐定租數類爲簿籍名曰青冊已公平明允可按以
爲準一正本藏學糧司一副本寄軍資庫及黄推官滿
去諸姦弊即復旋生今已三十餘年田租數數更變未

委此青冊尚無恙與否恐有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今宜速契勘此青冊果儼然無變動必按其圖以覈今見在之田按其數以覈今見在之租則凡今之不如舊者皆可從而整理矣如其無足憑則重差人造圖帳亦不容廢

一累政撥田添學糧

前郡守自傅樞傅侍郎俞監簿莊侍郎趙寺丞諸公屢撥廢院田添助學糧或二百斛或三百斛又在青冊租

數之外具載碑記分明年間用度宜有寬羨而乃日甚焦熬何也此等田若例遭作弊曖昧則方近接耳目未至無稽考處不可不覈定數附青冊子爲傳遠計

一田租減落之弊

本州學糧元號萬餘今年間所入僅止七八千而已蓋緣三十年來累被姦猾佃戶計囑司吏於錢糧官臨替之日假作拋荒逃亡詭名入狀計較減落田租承佃依舊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減落之數不過只是

司吏自注有何勘會憑據有何經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莽鹵所以大至失陷今欲一一整理須先多散榜諸庄保内許人户告首其隱没之數者與賞佃或自首其元數者亦與元佃及趂春工未動許人增租改佃務以青冊元業爲凖則學糧庶乎可復舊矣

一田租瞞減之證

漊口莊元係莊氏捐百斛租田以助學糧具載學碑始者每壹桶㪷納錢一百五十足中間將貳桶㪷析爲三

官斗納錢三伯足有舊鈔可憑後來佃户郝謙之蔡叔林容等計較將每斗壹伯足作七十價輸納今元佃見在無恙而租錢乃至三變然其間亦有人户分佃如陳高黄進者目今尚每斗作壹伯足納官比郝謙之等瞞官頗多豈有一項租田却有兩價按庫鈔相校爲弊灼然上項本末莊氏子弟備知端的其他莊田情弊亦多類此舉此一端則他田情弊可以類推

一學田有偷賣者

村民有世佃學田上世祖父立鬮書遺後人載所佃學田與諸子分佃至再易世後又再至分佃鬮書而不聲說是學田又易數世後子孫不復知其由以爲祖父產業遂立赤契與人户交關而無可柰何矣若明皇莊田是也

一學田有偷占者

本學田有一段在城東之村七里曰赤嶺圖記分明而無有的知疆界之所在遣職事出地頭訪之居民皆曰

無之又以圖記細考而物色之乃覺其為武斷鄉村者所盜據居民葢畏憚而不敢言然此叚竟亦無如之何一學田有偷入帳請買者

本學官洲庄田有三洲年科占穩穀一千五百斛其中大者曰北洲該納九百六十斛次二洲共五百四十斛今北為洪水流崩未有柱應淳熈間趙師洽捨田入學其田下泓生泥淤學中歲收蒿草錢一百九十一貫殆未足以裨補北洲所崩地位近緣謝念二念九盜刈蒿

草斷罪挾怨欺罔顏知縣宅唆令幹人計較入帳請買顏宰最是潔白之官一時爲村人所誤納錢請買豈有本學沿生泥白而可以入帳請買乎近又計較林廷秀詭名增三百石租擦佃彼官洲佃户父祖世居在彼或有海濤衝突隨即補治久而輸納無欠豈應爲謝念三計較詭名擦佃乎

右關田畝失陷條件大槩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知亦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於府庫既有倫

序之後必又相繼揍青冊子田圖租數從根本處整理若明白易見者先與之正定其經界或曖昧難知者徐爲之爬梳其條緒務要如青冊子元業則田畝之失陷者可以復還矣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六